

少林奇

雷立刚/著

插图本

我在无聊中虚度
多年，深感那样的生
活犹如一场虚无缥缈
的盛宴。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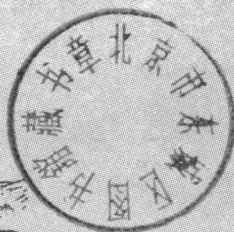
90271903

少林寺

雷立刚/著

插图本

我在无聊中虚度
多年，深感那样的生
活犹如一场虚无缥缈
的盛宴。



1247.5
40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林寺 / 雷立刚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9
ISBN 7-104-01639-2

I. 少… II. 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1387号

少林寺

雷立刚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天方印刷厂 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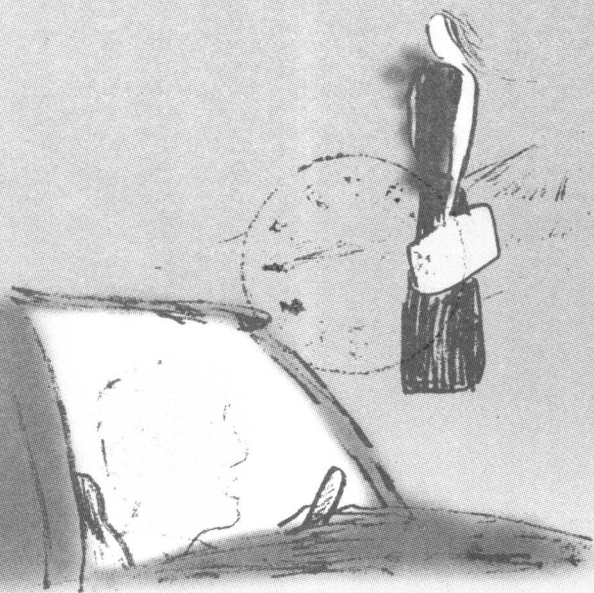
100千字 880×1230毫米 1/32开本 8.375印张

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 000册

ISBN 7-104-01639-2/I·657 定价: 16.80元

应该是1981年吧，或许
是夏天，我们像潮水一
样涌到露天影院，看那场
回味无穷的电影。



写这部小说，我
的一个愿望，就是将
人生未知的结局残忍
地暴露出来。

少林寺

目 录

老 葵	/1
廉 泊	/29
马 松	/79
小 雷	/133
老 莫	/161
米 芒	/195
尾 声	/221
附 录	/241

第一章

老 葵

LB609 /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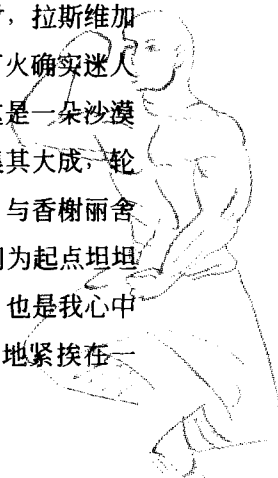
少林寺

1

如果有人说我是一个老花花公子，我想我不会介意。许多年来，我热爱夜晚远远超过喜欢白天，我总是让自己淹没于新大陆或者旧大陆迷离的灯光里——拉斯维加斯赌场里那些面部扭曲的人群，巴黎香榭丽舍街上那些浓妆艳抹的姑娘晃动的影子，都是我最乐于接受的东西。

我现在觉得，在血脉的深处我或许还是比较保守的，正是因此，我才会在刚刚年过50的时候，便突然丧失了对灯红酒绿的浓郁兴趣。其实，即便在我年轻时无休止的浪荡行径里，也有很多端倪足以暗示我有着华人遗传基因里固有的守旧。比如，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旧大陆一些，我对香榭丽舍的迷恋远远超过对拉斯维加斯的喜欢。

拉斯维加斯自然也是不错的，每当夜幕低垂时，拉斯维加斯就像响尾蛇一样扭动起来，一片片灿烂耀眼的灯火确实迷人，一场场精彩离奇的表演也确实让人兴奋，这是一朵沙漠里盛开的恶之花，吃喝玩乐一网打尽，观光视听集其大成，轮盘、梭哈、吃角子老虎机也都确实诱人……但是，与香榭丽舍比起来，我简直没有过多流连的兴致——以凯旋门为起点坦坦荡荡延伸着的香榭丽舍大道，是巴黎魅力的焦点，也是我心中的至爱。那条路上，高大的法国梧桐和栗树亲密地紧挨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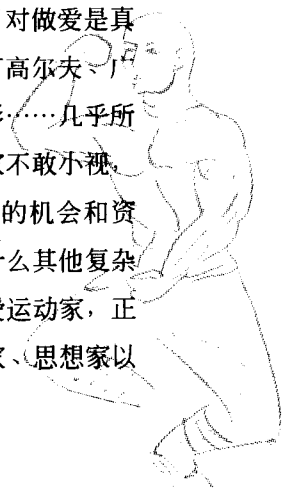


如果有人说我是一个老花花公子,我想我不会介意,我热爱夜晚远胜白天。

少林寺

起，像绿色的火焰，以凡·高笔触下那种蓬勃的姿势向天空舒展；又如两条翠色丝带，悠扬地飘在巴黎中心。当夜色下的街灯一盏盏亮起的时候，像星星的眼睛一眨一眨，又如在宽阔笔直的大道两旁点燃无数烟花……滚滚的车流，穿梭来往，车灯像海底深处那些发光的鱼，透过黑暗游动，而香榭丽舍大道在所有这些的点缀和陪衬下，宛如天上的银河，闪耀着虚幻的华彩——香榭丽舍，是一道昂贵的风景，使你在置身其中时依然感到仿佛隔着遥远的距离，它是“最熟悉的陌生街道”，如同“最熟悉的陌生人”，淡淡的伤感带着永远的“在别处”的惆怅——但它的距离感中却又并无拒绝的意味，它是一种纯粹的因过于美丽而让人怀疑的诱惑，使人迟疑却又在迟疑中心醉神迷。

就是在那样的心醉神迷里，我放任自己的欲望被那些暧昧的光线与半透明的衣裙引诱出来，从15岁到50岁，我似乎一直渴望着与某条让人心动的陌生吊带裙发生某种一擦而过的关系。坦率地说，在那过往的35年漫长岁月里，除了对做爱是真感兴趣，我对别的都没什么发自内心的喜欢，我打高尔夫、广泛阅读文学、历史乃至哲学著作、欣赏歌剧和电影……几乎所有热闹的场合我都不会落下，而且总能谈得让行家不敢小视。但我自己明白，我那样做无非是增添与女人做爱的机会和资本。甚至，即便对做爱，我也只是为做而做，没什么其他复杂的情绪和目的。简言之，我是个纯粹而单一的做爱运动家，正如有些人是美食家、作家、画家、政治家、歌唱家、思想家以





从15岁到50岁，我一直渴望着像卡萨瓦一样浪迹于女人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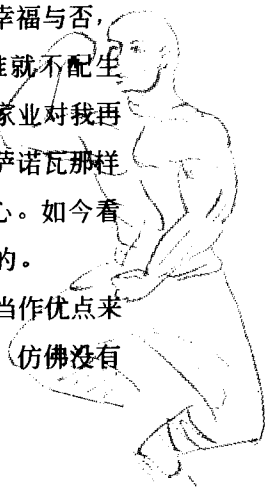
少林寺

及职业球员、职业流氓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爱好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2

这一切，可能源于我在少年时期偶尔看了卡萨诺瓦的作品及其传记，并由此崇拜这个18世纪最大的浪荡子。那时，我才15岁，我父亲当时在西班牙办实业，我虽然会说多国语言，但与当地的同学不大谈得来，于是只好借助小说打发时间。很偶然地，我阅读了卡萨诺瓦那长达十四卷的《回忆录》，我几乎立即就被吸引进去了，我看到一个试图抓住生命中稍纵即逝的快乐的人，人生苦短，欢乐本就不多，为什么不及时把它紧紧抓住呢？以这个为前提，那么卡萨诺瓦那些周旋于赌场、醇酒、美女之间的行为不再显得荒唐，而他的决斗、监狱与梅毒困顿也不再让人耻笑。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杰出的肉体情人，他尽一切可能取悦每一个不管美丑的女人，并宣称自己的快乐五分之四源于对方的快乐，“人的一生，幸福与否，走运与否，都只能享有一次，谁不热爱生活，谁就不配生活”，他是这么说的——从那一刻起，父亲的偌大家业对我再也不具有吸引力了，我树立了一个梦想，就是像卡萨诺瓦那样闯荡世界每一个温柔乡，踏平那些姑娘与妇人的心。如今看来，这个想法十分无聊，但当年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那时，我把卡萨诺瓦视为榜样，把他的缺点也当作优点来模仿。比如，他的一切决定都像是任意射出的枪弹，仿佛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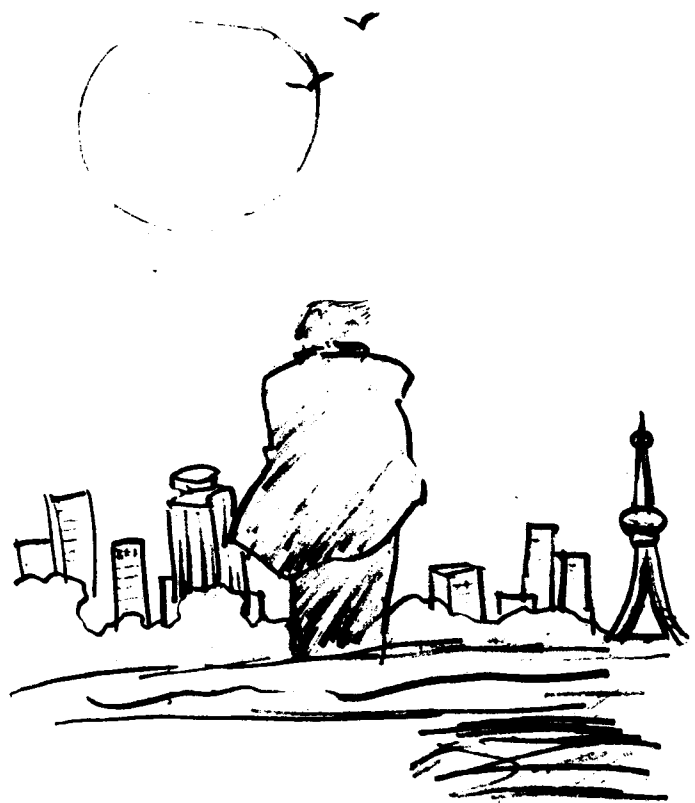
少林寺

经过大脑，只是心血来潮的产物，我却偏偏喜欢他的冒失和偏激；又比如，他趋风附雅，其实并不太懂哲学，却常把贺拉斯挂在嘴边，并与伏尔泰与孟德斯鸠通信以图提高自己的分量，这真的很庸俗，但很多年来我偏偏喜欢这种庸俗，并一直在有意无意地效仿，比如，我看了三遍《尤利西斯》，看了两遍《金色笔记》……我知道我骨子里很厌恶这些结构混乱内容晦涩的小说，但偏偏看了不止一遍，并且故作深沉地与人讨论其价值和意义，你肯定想不到的是，我学卡萨诺瓦学得如此神似，就是我居然还与《金色笔记》的作者、80岁高龄的多丽丝莱辛女士有一点联系。莱辛的父母虽然均为英国人，但她1919年10月22日却是生于伊朗，1949年才回到故乡英国，所以她对东方有浓厚的兴趣。我于是给她发去书信，开始了我们偶尔的书信来往。我知道自己并非是想获得什么文学上的教益，无非是试图增加自己的谈资而已。我是个庸俗的人，对这一点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总而言之，我的大半辈子，就这么荒荒唐唐地过去了。

3

一年多前，也就是2001年1月，我远在南非洲做生意的老父亲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用罕见的严厉口吻将我狠狠批评了一顿，大意是说，一个男人即便没有干一番事业的豪情壮志，至少也该找一个合适的女人，组建一个较为稳定的家庭，





我在声色犬马中虚度多年，深感那样的生活犹如一场虚无缥缈的盛宴。

少林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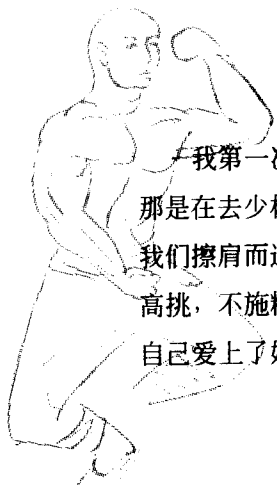
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这样的人生才勉强称得上完整……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葵儿，我已七十有余，尚未能抱上孙子，即便抛开我不说，你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怎么还能继续荒唐下去……”

我的老父亲不曾料到，实际上，那时候我正好已经对长期的浪荡生涯感到厌倦。对卡萨诺瓦也早已经丧失兴趣。他所代表的“非道德，追求享乐，自私自利，敢于冒险，自主的无政府主义”等等对我来说陡然都显得很无趣。我在声色犬马、脂粉裙钗、酒肉朋友中虚度多年，深感那样的生活犹如一场虚无缥缈的盛宴，觥筹交错中是无尽的虚伪敷衍，醉生梦死后是无边的孤单寂寞，回头看看，年华流水而过，除了残羹冷炙，杯盘狼藉，什么也没能留下。因此，我其实很愿意结束往昔的荒唐。2001年2月，我从欧洲返回中国，打算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洗心革面，过正常人的日子。

而就在那时，一个女人走进了我的生活。

4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女人的时候，便被她的美丽给惊呆了。那是在去少林寺的路上，我往山上走，她往山下走，路很窄，我们擦肩而过。她身上弥漫着一种天然的女人的体香。她身材高挑，不施粉黛，目光沉静如水，几乎就在一刹那间，我发现自己爱上了她，对于我这样一个浪子来说，你不知道，这是一





我开始感到，醉生梦死后是无边的孤单寂寞，回头看看，年华流水而过。

少林寺

件多么稀罕的事。

当时，我就在山路上发起了呆，一点不加掩饰地凝神看着她的背影。她的第六感出奇地好，察觉到我在看她。她侧过脸，冷冷地看了我一下，然后就走了。她的背影在少林寺下的这条山路上越走越远，最后仿佛一阵轻烟，完全消散。

我之所以要去少林，完全因为在海外时看到的电影《少林寺》的缘故。自从60年代李小龙开创功夫电影之先河以来，70年代香港的功夫片、80年代大陆与香港合拍的《少林寺》，确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功夫乃至古典文化的魅力。尤其是《少林寺》，在国外也掀起了一轮旋风，巴黎甚至受其影响办起了“贝尔西武术大会”，据说如今已经搞了十六届了——或者甚至不止——我在巴黎居住的时间很长，深深为此感到自豪，因此，在国外时，我就多次暗下决心，一定要回大陆看看少林寺。这和去那些灯红酒绿的地方不同，我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夙愿，压根儿没有想过要在少林之行里遇到心仪的女人，然而，却偏偏就这么遇到了，而且是真正地爱上了她。

5

为了认识她，我创造了无数次“偶遇”，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和钱。

从少林寺归来三月后，我雇佣的私家侦探帮我查到了她的